

## 汉语双音复合词的意合机制

### The *Yi He* (意合) Mechanism of Disyllabic Compound Word in Chinese

张 黎

Zhang Li

要旨：本稿は中国語二音節複合語に関する先行研究を取り上げて論じたうえで、中国語二音節複合語の「意合」メカニズムの理論について検討する。中国語は「一音一義」型言語であるが、二音節複合語は 1+1=1 であり、その 1 と 1 の組み合わせにおいては様々な意味関係と意味類型が存在する。言い換えれば、このような意味関係と意味類型はあらゆるタイプの中国語二音節複合語に見ることができる。1+1 の意味関係と意味類型を考察することは中国語語彙論に関わるものだけでなく、中国語文法研究の最も基本的な内容でもある。

关键词：双音复合词 意合 一音一义 语义链 字场

#### 目次

#### 0 引言：“一音一义”型的语言

##### 一 双音组合的先行研究

##### 二 复合词的意合机制

##### 三 意合机制和字场理论

##### 四 余论

##### 参考文献

#### 0 引言：“一音一义”型的语言

1.1 本文以双音复合词的内部语义组合机制为研究对象。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汉语双音复合词是汉语词汇的主要存在形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汉语双音节复合词是汉语“一音一义”原则的最直接的扩展形式。我们曾反复指出，“一音一义”是汉语型语言同“多音一义”的形态型语言的根本不同之处。这是汉语型语言同形态型语言在言语文化基因上的不同。

关于汉语的一音一义性，先行研究有很多论述。李方桂(1951)，赵元任(1968, 1976)，丁邦新(2002)，徐通锵(1991, 1999)都有论述，而孙景涛(2005)讨论了词法中的“一音一义”

本文为 2021 年 7 月 25 日大东文化大学中国语学科第 21 回学术研讨会发言稿的一部分。感谢大东文化大学中国语学科的各位先生为我提供了这次宝贵的交流机会。

现象，论证了诸如重叠、借词、拟声词、儿化、连绵词等现象与“一音一义”的关系，认为这些现象不与一音一义定律相合不过是表面现象，它们实际上仍然根植于一音一义，都同汉语的“一音一义”有关。因此，可以认为，汉语是一音一义性的概念型语言。赵元任也认为，汉语是单音节语的说法并非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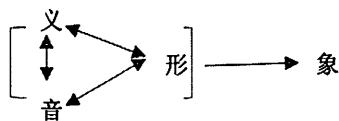
从历时角度看，古汉语(上古汉语)是单音节词占主导。周荐(1999)的统计，在赵诚(1988)的「甲骨文简明词典」中，单音节词占77.51%。在现代汉语中，单音节词也是最活跃，最有能产性的词。李如龙在《论汉语的单音词》一文中指出，即使在现代汉语中，单音词仍是词汇系统的核心和语法系统的基点。由此可见，一音一义是汉语之根，是汉语其他语言形式之源。正如老子在《道德经》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汉语语法的历史衍生进程和其内在的逻辑构造证实着汉语和汉文化间的同构性。

1.2 汉语的“一音一义”体中的“义”指的是语言符号的所指，而且这种所指反映在具体的词语组合中指的就是词语在具体语境中的义项。比如，“情”这个字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中共有如下义项：

- ①感情；②情面；③爱情；④情欲；⑤情形；情况；⑥情理；道理

这些义项是“情”族双音复合词产生的语义理据。“一音一义”中的“义”就是指这种具体的义项单位，而非笼统的词义。

1.3 徐通锵(2005)曾谈到汉语“形”、“音”、“义”的三位一体性。而我们则进一步认为汉语的具有“形”、“音”、“义”、“象”的“四位一体”性。“形”指的是文字形式，即汉字；“音”指的是语音形式；“义”指的是语言形式的所指，即词语的意义；而“象”指的是“形”“音”“义”三位一体共同在语言认知层面上所形成的意象。这种意象存在于人类的大脑中，是认知心理学，神经语言学或脑科学研究的对象。显然，汉语的“象”同英语或日语的“象”应该是不同的。另一方面，汉语的“形”、“音”、“义”、“象”四位一体的关系可如下表示：



这就是说，一个音义组合体对应于一个字，再由这个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组合对应于一个心理意象。即： $[(1 \text{ 音}=1 \text{ 义}) < 1 \text{ 形}] > 1 \text{ 象}$ 。这一公式的语义解释为：(1)一音对映于一个义；(2)一个汉字统摄一个音义结合体；(3)由汉字所表征的音义结合体映射在心理认知层面上，构成一个心智意象。

汉语的这种“四位一体”的 $[(1 \text{ 音}=1 \text{ 义}) < 1 \text{ 形}] > 1 \text{ 象}$ 的属性，具有语言类型学的价值，是汉语型语言不同于形态性语言的根本之处。

## 一 双音组合的先行研究

1. 1 双音组合是汉语一音一义基因的最自然的拓展形式，也是通往汉语短语和句子乃至复句层面的必由之路。双音组合是汉语词汇的最大集。在现代汉语中双音词占主导。根据周荐(1999)的统计,《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双音词占 67.625%。而在双语素词中,合成词占 98.625%。汉语的构词主要是用复合法,少用派生法。那么之所以会有如此现象,其原因就在于汉语的一音一义性。汉语每一个音都会有一个义,音和音的组合就是意和意的组合,也就是词法中的意合。

双音复合词的意合机制就是指双音复合词的理据,也就是双音复合词的内部形式,这也是语义透明度理论的研究对象。对于汉语复合词内部形式问题,学界已有相当多的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有:

(1) 传统语言学的描写。孙常叙在《汉语词汇》(1956)有详实的描写,可以说是传统描写词汇学代表作。王珏在《现代汉语名词研究》中从修辞学造词法角度讨论了名词的构词方式。

(2) 结构主义的研究。陆志韦 1957《汉语的构词法》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汉语构词的内部结构做了大规模的研究。对于复合词的构造,朱德熙曾说“汉语的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一致”,“复合词的结构和句法结构式平行的”。而苏宝荣(2017)则认为上述说法一是具有片面性,有以偏概全的倾向;二是表面化,缺乏对深层语义结构的关注。

(3) 形式语义学的研究。朱彦《汉语复合词语义构词法研究》(2004)主要基于格语法理论,语义框架理论,运用述谓结构分析方法对复合词的语义结构进行形式化的分析。

(4) 转喻隐喻型研究。黄洁《汉语名名复合词语义认知研究》(2018)主要基于概念整合理论,隐喻和转喻理论对汉语名名组合进行了探索。

(5) 物性结构的研究。赵青青 宋作艳《现代汉语隐喻式双音节名名复合词研究—基于生成词库理论》(2017)运用生成词库学理论,特别是物性结构理论对汉语名名复合词进行了分析。另外,

(6) 基于构式语法理论的研究。刘玉梅《现代汉语新词语构造机理研究》(2015)等也借鉴构式语法和概念整合理论探讨了汉语新词新语的产生机制。孟凯在《汉语致使性动宾复合词的构式研究》中运用构式语法理论对汉语致使性动宾复合词进行了深入研究。

(7) 基于概念整合理论的研究。沈家煊(2006)基于概念整合理论提出了糅合和截搭的概念,用以解释汉语复合构式和复合词的构造机制。崔艳蕾(2019)运用概念整合理论探讨了致使性复合名词的组合规则。

上述研究反映了不同阶段汉语学界对复合词的探索。这些研究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先行研究,揭示了汉语复合词内部的丰富内涵,是汉语复合词研究的进步。但是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

(1) 概念整合理论的局限性:概念整合理论是认知语法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对推动认知语法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概念整合理论很适合汉语语法研究。不过我们认为,概念整合理论中的一些根本性的概念本身有待商榷。比如“概念”这一基本范畴,本是形式

逻辑学中的基本概念。概念,判断,推理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范畴,有着严格的定义。把这一范畴应用于语言表达领域,一方面反映了概念整合理论的形式化语言学的追求,但另一方面也会给语言学和逻辑学的深入研究带来一些困惑。因为,词义并不等于概念,句子也并不能等同于命题,复句或句式群也不能简单的等同于推理。这就是说,词义大于概念,句意大于命题,复句意大于推理。因此从语言表达论出发,我们更倾向于使用意象或意念这种概念来表达词或句子所表达的含义。我们认为,意象组合就是意合,就是意象的强迫,压制,糅合和截搭。当然,汉语学界积极引进和借鉴西方语言理论是必要的,但同时我们也应面对汉语事实提出符合汉语的理论主张。我们认为,意合学说是汉语学的语义整合理论。

(2) 物性结构理论的局限性:简言之,物性结构理论是用来解释名物体的语义结构的形式化理论。包括:论元结构,事件结构,物性结构和词汇类型结构。而物性结构又包括构成特征( constitutive quale),形式特征( formal quale),功用特征( telic quale),施成特征( agentive quale)。近期理论又把名物概括为自然类,人造类和合成类。同时,物性结构理论还包含语义生成机制( generativemechanisms in semantics)。Pustejovsky(1995)提出了三种生成机制:类型强迫( type coercion),选择性约束( selective binding),协同组合( co-composition)。可以看出,运用物性结构理论探讨名物体的语义结构及其生成机制可能是有效的,但不能应用于动作,性状或事件。比如,像“漂亮”“温和”“热烈”之类的双音复合形容词的内在组合机制就不能用物性结构理论加以解释。而对于汉语复合词的内在机制,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统一的理论模式和解释。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不仅能解说名物性复合词的内在机制,也应能解释动作,性质,状态和事件型的复合词的内在机制。

(3) 转喻隐喻理论的繁冗性。转喻隐喻理论揭示了一部分复合词的内在深层隐喻转喻的生成机制,但隐喻转喻理论也不能用统一的模式来解释各种各样的复合词,且有简单问题复杂化之嫌。比如,黄洁(2018)这样解释“球门”:

“球门”指足球、冰球等球类运动中在球场两端设置的架子,是射球的目标,建立“球”和“门”的语义关系以对“球”进行转喻识解和对“门”进行隐喻识解为基础。以“球”转指球类运动,涉及对象转指活动的概念隐喻。以“门”比喻球场上像门框的架子,涉及用一个具体事物比喻另一个具体事物的概念转喻,两个事物的相似性是外形。

显然,上述解释是对已然的结果的事后分析,并不能反映“球门”的在线生成过程或当下的认知机制。转喻隐喻理论揭示传统修辞学所描写的修辞现象中蕴含的深层思维机制,这为我们理解人类修辞活动中的思维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加深了我们对语言活动中的隐喻和转喻的重要性的认识。不过,在语言活动中,并不是所有的言语行为都是在隐喻和转喻基础上形成的,更多的言语行为是在经验常识基础上形成的。比如,“大门”“后门”“门前”“门卫”等复合词,就是一种常识性的关联在语言结构中的自然体现,并不需要用转喻和隐喻来解释。而我们所需要的是,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简单明快地解释各种复合词的在线生成机制。

1.2 关于汉语双音词产生的历时机制,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化和发展》一书中认为有三种途径:“从短语降格而来;从由语法性成分参与形成的句法结构发展出来;从

本来不在同一句法层次上但在线性顺序上紧邻的两个成分所形成的跨层结构中脱胎出来。词汇化的发生要受到句法、语义和语用因素的制约。词汇化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不同的形式可能具有不同的词汇化程度。”总的看来，董秀芳把双音词演进的过程看做是一种渐进的方式。我们姑且把这种看法叫做词汇化的渐变模式。对于这种渐变型模式沈国威在《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一书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基于近代日语汉字词在短期内产生了大量新词新语并给予汉语巨大影响的历史事实，指出了汉语双音词产生的突变现象，他认为这是渐变论所难以解释的问题。我们姑且把这种观点称之为词汇化的突变模式。董秀芳和沈国威基于不同的视角和语料，提出了汉语词汇化的渐变论和突变论，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汉语词汇化机制。同时，我们认为，不论是渐变论还是突变论都没有在理论上说明汉语复合词产生的在线生成机制，也就是说没有解释构成双音复合词的两个语素之间的构造机制。

1.3 就双音复合词形成的理据而言，以下先行研究值得重视。

(1) 吕叔湘(1980, 2006:70-71)的“占据一点，控制一片”说。在《语文常谈》中，吕先生举例说：“比如‘布鞋’，这里不光有‘布’的意思、‘鞋’的意思，这是字本身的意义；还有‘是一种鞋而不是布’的意义，这是靠字序这种语法手段来表示的意义；还有‘用……做成的……’的意义，这是在概括的过程中被放弃了的那部分意义……语言表达意义，一部分是显示，一部分是暗示，有点儿像打仗，占据一点，控制一片。”

(2) 徐通锵的“控制两点，涵盖一片”说。在《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一书中，他说：“字组的语义结构的特点基本上是‘控制两点，涵盖一片’，这‘涵盖’的一片需要说、听双方根据已有的知识去补充。比方说，‘探马’‘响马’‘驸马’之类的字组在斑马、川马、骏马……的字组系族中属于向心式的结构，但它们的语义却是转指式的，因为‘探马’‘响马’‘驸马’都不是‘马’，而是进行某种活动的‘人’。”

(3) 沈家煊“糅合截搭”说。沈家煊(2006)在讨论句法的糅合截搭时，也论及了复合词的糅合和截搭现象。他认为“墙脚”“炕头”是糅合造词，而“归侨”“外贸”是截搭构词。糅合是相似造词，截搭是相关造词。显然，这是概念整合理论在汉语复合词领域的应用。

(4) 王艾录(2014)的语义支点说。王艾录《汉语内部形式研究》一书对语义支点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认为，“语义支点的现象还大量表现在复合词层面”，比如，他认为如下简称都是语义支点词：

春节晚会→春晚

收集邮票→集邮

女子单打→女单

地下铁路→地铁

1.4 上述传统语言学的研究，以及基于各种西方语言理论的探索，部分地解释了汉语双音复合词的一些问题。但是很显然，如何用一种统一的理论简单而又合理地解释汉语双音复合词的内在理据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基于汉语的语言事实，提出适合于汉语的语言理论。

## 二 复合词的意合机制

### 2.1 双音词的类型

在讨论复合词的意合机制之前，有必要明确汉语双音词的类型。这主要包括：

外来语：坦克 沙发 可乐 的士 休克 ……（单纯双音）

连绵词：从容 匍匐 蜘蛛 骆驼 彷徨 ……（双声叠韵）

重叠词：悠悠 匆匆 历历 幽幽 大大 ……（半实+半实）

跨层词：然而 而立 与其 至于 用以 ……（关系+关系）

派生词：桌子 阿姨 作者 老师 外头 ……（虚+实）或（实+虚）

缩略语：人大 春晚 集邮 女单 北大 ……（实+实）

复合词：团结 国家 漂亮 点赞 截图 ……（实+实）

在这几种双音词中，外来语和连绵词是单纯双音词，双音字间无理据可言。重叠词双音字间有程度加深的关系。跨层词有间接的句法关系，但有些已不易判断。派生词的词根和词缀间有理据，一般来说词缀表达某种抽象的概括意义。缩略语也是一种复合词，而复合词的两个音节之间有理据关系，这是本文所探讨的对象。一般来说，英语那样的多音一义型语言多是派生构词，而像汉语这样的一音一义型语言又能产性的构词主要是复合构词。

从上述描写可以看出，除了连绵词和外来语这两种单纯语音构词外，其他类型构词都有理据可言。有实义和实义的组合，也有实义和虚义的组合；有关系间的组合，也有实体间的组合；有基本义的组合，也有附加义的组合。总之，汉语双音复合词都是意合的产物，所不同的只是组合的语义类型的不同。这正是我们试图以意合的理念统一探讨各类合成词的内在机制的重要原因。

### 2.2 复合词的意合机制

上述研究，使我们认识到汉语双音复合词的理据至少包括如下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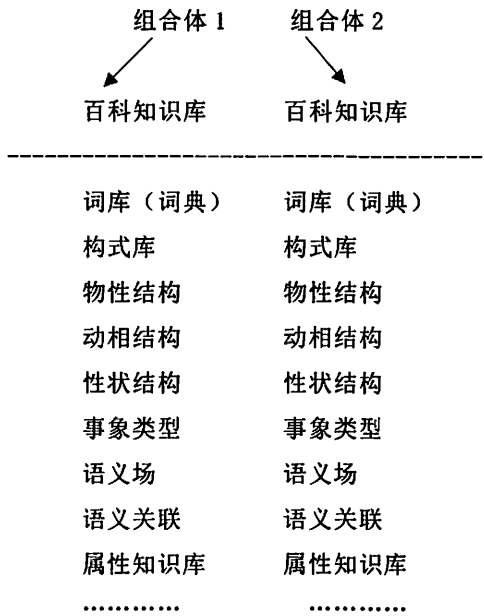
a 双音复合词是意象整合的产物。

b 双音复合词不仅仅是两个语义单位的加合关系，而是一个语义场景的显现。复合词的两个组成单位只是语义场景中突显的前景信息，其背后关涉语义场景的百科知识系统。

c 双音复合词的两个单位在语义上各司其职，有着丰富的语义内涵。

d 每一个单位都是一个 ID，即语义芯片。当然，每类语义芯片的构造是有所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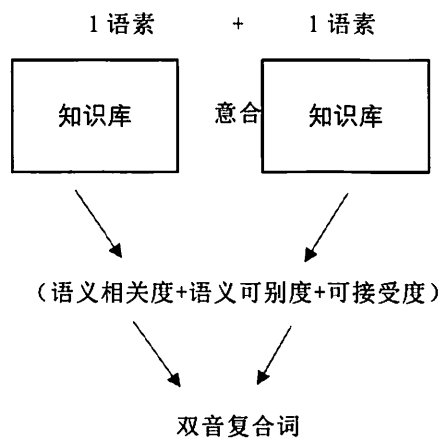
上述思想启发我们运用意合语法的理念建构汉语双音复合词的内在机制。为此，基于意合语法理念，我们提出如下意合底库模式，用以解释汉语各层级语言单位（包括双音节合成词）的意合机制。



组合体指一个复合型语言单位的构件，包括语素组合，词的组合，短语的组合以及句子间的组合。对于合成词来说，就是指两个语素的组合。百科知识库，即百科知识系统。包括词库，构式库，物性结构知识库，动相结构知识库，性状结构知识库，事象类型库，语义场知识库，语义关联知识库，属性知识库，等等。其中词库就是词典；构式库主要指各种句式的总和；物性结构指对名物的语义描写。动相结构指对动作的各种状态的语义描写（即时体特征）。性状结构指对各种性质和状态的描写。语义关联则是指对各种语义关联的描写。语义场知识库指词义的聚合性和组合性的语义网络。属性知识库则是指对一个词的常识性知识的描写。我们认为，以上意合底库可以使我们用统一的框架描写和刻画不同层次的语言单位间的组合规则。

2.4 双音词意合微观模式：1+1=1 模式

汉语双音合成词是典型的 1+1 的意合结晶。1+1 的含义就是两个音义体之间的加合关系。两个音义体之间只要有某种被该言语社团认可的语义关联的话，就可以合二为一，意合成词。



一般说来，复合词是两个语素间的语义属性的组合。从上图可以看出，由两个语素形成合成词时要经过一个意合过程。这个意合过程包括：语义相关度，语义可别度和语义可接受度的甄别和接洽。

语义相关度是指复合词的两个成分在人类常识知识系统中的关联程度。人类的常识知识是以一个潜在的、系统化了的形式存在的。在这个系统中，语义范畴或语义属性有层次之别，也有类别之分。一般来说，在同一个层次内的，或同一类别内的语义范畴或语义属性关联度高的，进行组合的可能性就大；关联度低的，进行组合的可能性就小。比如，有“飞机”“飞鸟”“飞人”的组合，却没有“飞水”“飞土”“飞饭”的组合。这是因为在常识只是中“机”“鸟”“人”可“飞”，而“水”“土”不能“飞”。当然可以有“飞沙”“飞沫”之说，这也是由于在我们的常识认知中认定某种动力使之然的结果。

语义可别度是指两个成分在语义场景中的指称度。一般来说一个复合词背后有一个语义场景，可别度要求成词成分能最大限度地涵盖和代表场景信息。比如“谢幕”表达的是演出结束后，表演者对观众表达感谢时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会涉及很多因素：演出很精彩，观众很兴奋，掌声阵阵，大幕降下又升起，喝彩声此起彼伏，等等。这一切都是“谢幕”所表达的完型场景。但是只有“谢”和“幕”这两个语义支点的结合体最能简明地在双音节的结构中表达上述场景的丰富内涵。

语义可接受度是指两成分的组合要符合语言系统表达习惯和规约。比如在新冠肺炎肆虐情况下，日语中出现了“默食”“默浴”的新词语，虽然是汉字词语，但对不懂日语的人很费解。而在日语的汉字词语系统中却是很自然的组合，意为“默默地就餐”“默默地入浴”，即“请就餐时不要大声说话”，“请入浴时不要大声喧哗”。本来日语的汉语词中有“默哀”“默悼”“默认”“默读”等词语，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沉默行为，但在在新冠肺炎肆虐这种特殊情况下，由“默一”词语槽产生了上述新词。这在日语的汉字词系统中是可接受的。但这种新词在汉语的系统中却是难以出现、难以接受的词语。这说明语义可接受度是说复合词的两成分的组合要符合该语言的表达习惯和该语言的结构制约。

## 2.4 语义链

语义链是百科知识系统在语言上所形成的语义链条。一个语义链由若干个语义节点和语义关系构成。比如：

动作链：施事-动作-对象；工具-动作-对象；场所-动作-对象；方式-动作-对象……

属性链：属性-事物；质料-事物……

事件链：原因-结果；前提-结论……

在百科全书知识系统中语义链是以离散状态存在于语言社团的集体意识中的。而当语言表达一个具体事象时，这种离散的语义链条、或曰知识链条（常识链条）就会呈现出一种有序的完型结构。在语言形式上就表现为一个语言构式，一个语言格式，或一个合成词形式。

汉语复合词表达的是一个语义场景。这个语义场景是由若干百科知识的范畴，事件和关系形成的。语言表达是以线性方式表达多维语义场景的。因此在语言表达中，语义场景就会以语义链的形式呈现出来。同时，语言结构也不可能反映出语义场景的全部信息，语言结构



只提供理解语义场景的必要信息。对于双音复合词来说，就只能以两个字单位涵盖这个语义场景。这样，在复合词成词过程中，截取语义场景中的哪一部分用以形成复合词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当然这就涉及两个单位间的语义相关度，语义可别度和语义可接受度。

一般说来，语义场景所具有的百科知识系统中的常识关系决定着复合词语义相关度的不同类型。这种类型大体可分：

(1) 直接型语义链接：指在常识结构中直接关联的语义节点的链接。如：工人，凡人，超人。“工”“凡”“超”是“人”在不同语义层面上的直接属性，两个语义节点在知识结构中是直接相关的。或者说“工”“凡”“超”是“人”的下位分类。

(2) 间接型语义链接：指在常识结构中间接相关的语义节点的链接。如：网购，光控。在常识结构中，“网”和“购”不直接相关，而是在“在网上购物”（方式+动作行为）这样的语义结构中实现的。

(3) 多层型语义链接：指同一语义场景内的不同层次，不同事件间的语义节点间的链接，如：谢幕，养病，躺枪。这类组合的两个语义节点不在同一个事件结构中，而是一个语义场景中代表不同事件的语义节点间的组合。“谢幕”中的“谢”和“幕没有直接的语义关联，而是“感谢观众”和“落下帷幕”这两个事件中具有突显意义的成分的组合。

(4) 隐喻转喻链接：指通过隐喻或转喻而形成的组合。如：下海，充电，拉黑，山寨，内卷，躺平等。这种组合所表达的意义并不是字面意义，而是通过转喻或隐喻所形成的意义。“下海”比喻“经商”，“充电”比喻“养精蓄锐”。

(5) 跨界关系链接：指双音组合的两个语义节点代表着不同界面的事件间的语义关联。如：因此，然而，对于，关于等。“因此”中的“因”和“此”是不同界面的语义节点，反映着不同界面间的语义关联。

## 2.5 意合流程

意合流程是说一个词语产生过程。这主要包括如下步骤。

(1) 需求驱动：这是词语产生的源动力。主要包括：

a 文化的交涉。如：历史上的佛教传入和翻译以及日制汉语词的传入。（突变）

b 现实生活的需要，新事物的产生，表达的精细化。比如：点赞 截频 截图（渐变）

(2) 目标锁定：指锁定需要表达的词语范畴，如：事件，名物，动作，性状，关联等。

(3) 特征扫描：指选择表达对象的具有区别性特征的语义节点。

(4) 对接定做：指通过语义相关度，语义可别度，可接受度选定语言材料。

(5) 框架激活：指利用语言材料表达锁定目标。如利用语族框架槽，形成如下词语：

a 用“……领”槽构成“白领 蓝领 红领 黑领 金领 粉领”。

b 日语的“……活”槽构成“就活 恋活 部活 终活”。

c 日语的“默……”槽构成“默哀 默悼 默食 默浴”

## 2.6 “对内相关，对外相别”原则

我们认为，双音复合词的生成要遵守“对内相关，对外相别”原则。所谓“对内相关”是说构成复合词的两个语言单位在意义上要有语义相关性。比如定中结构，动宾结构的两个

单位要有论元结构的关联，动补结构应有动相结构的关联，并列性形容词间应有属性间的关联。所谓“对外相别”是说构成复合词的两个语言单位间应有与同类词语相别的成分，也就是说应有起“区别性特征”的成分，以使其不跟同类词语相混淆。

另一方面，一个复合词整体上表达的是一个完型场景中具有统领作用的两个语义支点的组合。所谓完型场景就是在百科知识系统中被认可的一个事件或一个事物及其相关的常识性的知识系统。比如“谢幕”表达的是演出结束后，表演者对观众表达感谢时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会涉及很多因素，比如演出很精彩，观众很兴奋，掌声阵阵，大幕降下又升起，喝彩声此起彼伏，等等。这一切都是“谢幕”所表达的完型场景。但是只有“谢”和“幕”这两个语义支点的结合体最能简明地在双音节的结构中表达上述场景的丰富内涵。

### 三 意合机制和字场理论

汉语双音复合词  $1+1=1$ （语义节点+语义节点=复合词）是汉语语法的最初层级。在这一层级，字场是语义节点间的意合过程发生的载体。所谓字场，就是指一个汉字在形成复合词的过程中，正序和逆序的搭配组合。这里以“谢幕”为例说明。

“谢”和“幕”的正序和逆序的词场如下：

谢：正序：谢病 谢步 谢忱 谢词 谢辞 谢顶 谢恩 谢过 谢绝 谢客 谢幕 谢票 谢却  
谢世 谢帖 谢孝 谢谢 谢意 谢罪

逆序：拜谢 称谢 酬谢 辞谢 答谢 代谢 道谢 凋谢 感谢 面谢 鸣谢 秃谢 婉谢 萎谢 致谢

幕：正序：幕宾 幕布 幕府 幕后 幕僚 幕墙 幕友

逆序：报幕 闭幕 揭幕 黑幕 开幕 内幕 屏幕 天幕 帷幕 谢幕 序幕 夜幕 银幕

以上词族是《现代汉语词典》所收的关于“谢”和“幕”的双音复合词群。我们可以把正序词群称之为该字的前场，而把逆序此群称之为后场。前场和后场构成了该字的字场。在《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逆序词典》中，这种字场是以音序排列的，因此难以看出字场内的语义关联。为此，有必要根据语义关联对离散的单位加以整理。这里，我们以“热情”为例，根据语义间的关联整理如下：

对于“热”的义项，《现代汉语词典》归纳如下：(1)热(2)温度高(3)使热(4)发烧(5)情意深(6)急切(7)有人气(8)气氛浓(9)一热(10)放射性强(11)姓。我们根据语料重新对其义项整理，并根据义项对词群分类如下：

a 精神：热爱 热忱 热诚 热恋 热络 热情 热望 热心 热衷  
亲热

b 程度：热爆 热场 热潮 热火 热和 热辣 热烈 热闹 热切 热土 热吻 热舞 热孝  
白热 炽热 火热 酷热 狂热 炎热 灼热

c 频度：热播 热炒 热传 热词 热买 热卖 热拍 热捧 热购 热钱 热线 热销 热议 热映

d 物理：热层 热炒 热带 热度 热风 热敷 热管 热乎 热机 热浪 热泪 热力 热量 热流  
热能 热气 热容 热身 热天 热学 热血 热饮 热源 热战 热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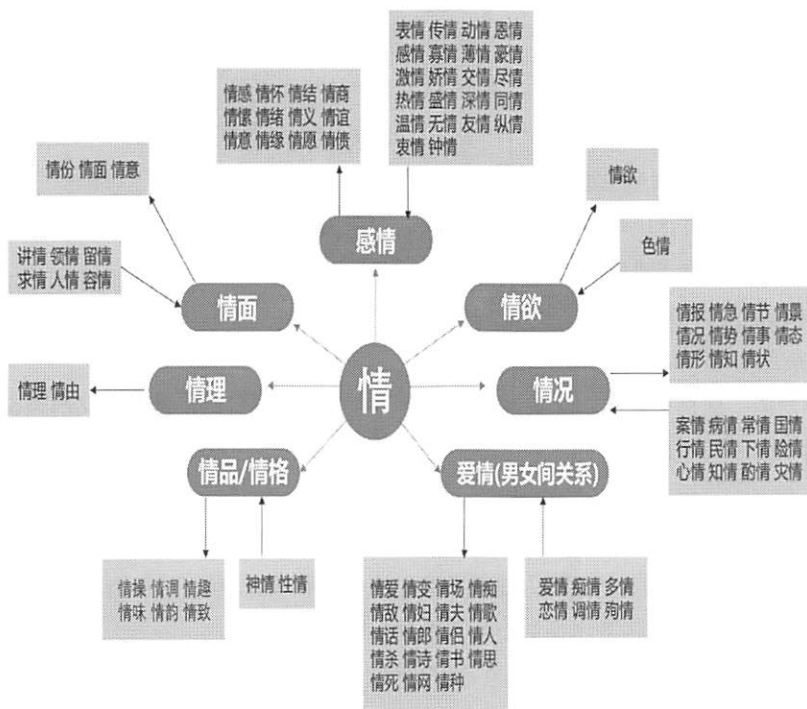
地热 发热 寒热 冷热 闷热 溽热 暑热

e 人气：热货 热门 热点

f 其他：热狗 热函 热键

通过以上以语义关连为标准的分类，原来离散的词群内的语义网络得以明确。同时，这种语义网络也可图示为（“情”的双音复合词的语义网络）：

“情”的义项：（1）感情（2）情面（3）爱情（4）情欲（5）情况（6）情理（7）情品



我们认为，这种语义网络是存在于汉语言语社团内的集体智能结构中的。这种语义网络既是汉语的知识结构的具体表征，也是汉语双音复合词形成的根本所在。

#### 四 余论

以下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

（1）语素词性问题。汉语是否存在形态化了的词类？如果不存在，那么如何看待对语素的形态化的分类？陈昌勇，端木三（2016）在《双音节复合词内部语素的词性标注和统计分析》的研究中，对32092个双音复合词按内部构成语素的词性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姑且不论其研究结论如何，仅就其研究前提而论就是可以商榷的。语素是否可以用词性范畴来描写，这本来就是有争议的。因为汉语词本身是没有形态标记的。一般人所说的词类，也是一种功能类或者语义类。而沈家煊先生的“名动包含”说实际上是否定汉语有形态类。“名动包含”就是指称和陈述的关系。

（2）在新词语形成的过程中，词语的词性，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具有

怎样的关系？苏宝荣 2017 认为“汉语的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一致”，“复合词的结构和句法结构式平行的”的观点一是具有片面性，有以偏概全的倾向，二是表面化，缺乏对深层语义结构的关注。这种看法对于推进复合词内部形式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也有失偏颇。因为复合词内部的结构关系，语义关系以及整体功能都是理解复合词的组成部分。从复合词生成的意合流程看，这几种因素具有如下关系：

#### 整体功能→结构关系→语义关系

这里的整体关系指事件，名物，动作，性状和关系。结构关系指主谓，偏正，联合，动补，动宾关系。而语义关系指诸如皮鞋（材料-名物），火灾（原因-事象）这样的常识性语义关系。这就是说，双音复合新词产生流程是：

- （1） 确认整体功能：是名物，动作，性状，事件或关系的哪一类？
- （2） 根据整体功能调整句法关系
- （3） 根据句法关系确认语义类别
- （4） 最后形成新词语

因此，整体功能，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都是复合词意合的必要过程，都是广义的语义范畴，只是抽象的程度不同而已。

#### 参考文献

- 陈昌勇 端木三 2016 双音节复合词内部语素的词性标注和统计分析，《汉语学习》。
- 董秀芳 2011 《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化和发展》，商务印书馆。
- 董志翘 2020 汉文佛典中虚词复音化现象—以介词复音化为例，汉语史研究集刊，第 28 辑。
- 黄 洁 2018 《汉语名名复合词语义认知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 亢世勇 刘海润 2009 《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 吕叔湘 1963 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中国语文》第 1 期。
- 1980 《语文常谈》，北京：三联书店。
- 1984 《语文杂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刘玉梅 2015 《现代汉语新词语构造机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陆志韦 1957 《汉语构词法》，科学出版社。
- 李如龙 2009 论汉语的单音词，《语文研究》第 2 期。
- 梁晓红 1994 《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孟 凯 2016 《汉语致使性动宾复合词构式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孙常叙 1956 《汉语词汇》，吉林人名出版社。
- 苏宝荣 2017 汉语复合词结构与句法结构关系的再认识，《语文研究》第 1 期。
- 宋作艳 黄居仁 2018 《生成词库理论与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
- 沈国威 2019 《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施春宏 2017 汉语词法和句法的结构异同及相关词法化、词汇化问题,《世界汉语教学》第 2 期。

苏定芳 黄洁 2008 汉语反义复合词构词理据和语义变化的认知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

王艾录 2014 《汉语内部形式研究》, 电子工业出版社。

吴琳 2018 《动补式复合词的词法理论与应用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徐通锵 2005 《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 中国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徐朝红 2017 《汉语连词语义演变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尹会霞 2019 认知和类型视角下汉语复合形容词的强势词法模式分析,《语言教学和研究》第 5 期。

杨吉春 2007 《汉语反义复词研究》, 中华书局。

赵青青 宋作艳 2017 现代汉语隐喻式双音节名复合词研究—基于生成词库理论,《中文信息学报》第 31 卷第 2 期。

朱 彦 2004 《汉语复合词语义构词法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成进 2020 《汉语汉语双音介词的词汇化与语法化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

张金竹 2015 《现代汉语反义复合词式的语义和认知研究》, 世界图书出版社。

张 黎 1987 谈谈“意合法” — 兼论汉语语法特点,《北方论丛》第 2 期。

张 黎 2017 《汉语意合语法学导论-汉语型语法范式的理论建构》,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